

屯堡纪事

□高洪波

我很意外地接受了贵州省作协的一个任务,采访安顺的屯堡。之所以对屯堡感兴趣,源于两件事。

一是在2008年11月借颁发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机会,我首次走访了一个屯堡——位于安顺市的天龙镇,有六百年的悠久历史。他们的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甚至饮食文化等方面仍保留着六百年前的传统,被人称为“明代生活的活化石”。在那次访问中,我见到了沈万三的后裔,还看到了数百年以上的古屋和斑驳石壁。在那里,女孩子称“小娘娘”,男孩子称“小爷爷”,据说这是六百年前应天府的称谓。天龙屯堡有很多银铺,而且我还看到了一场有趣的地戏。由于那次印象深刻的邂逅,所以这一次我以为是让我对天龙屯堡进行再一次的造访,没有想到却并非如此,而是去了另外号称“云峰八寨”的屯堡,叫云山屯和本寨。

二是当年我在云南从军的时候,军营外面的村子无一例外都拥有军事色彩。比如说大薛营、小薛营,这是紧邻我的大荒田驻地的两个村子,此外旁边还有前哨、前卫、哨上、马舍所等等。当年我和驻地附近的村民聊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自己的祖上是从南京过来的,而且地点说得非常清楚,叫南京柳树湾高石坎。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但我对这些来自江南而如今已经成为云南土著的人有一种敬意和好奇。

这次应约访问云峰八寨的两个屯堡时,安顺的作家们陪同着我,一路向我认真讲述屯堡的历史,还赠送我们创办的《安顺文艺》,里面有很多屯堡的资料。这补充了我若干年前对于屯堡知识的空白,也解答了我久远的疑问。

我知道安顺地区在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军事要塞,素有“滇黔锁钥”“黔腹滇喉”的战略地位,

是夜郎中枢和明军军屯的所在地,也是一个由商人和军人组成的繁华的驿站。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但是西南地区没有进入他的控制区,四川有明升的夏政权,云南有元宗室梁王——当年郭沫若著名的历史剧《孔雀胆》,写的就是梁王的故事。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开国皇帝朱元璋派汤和、周德兴与傅友德、顾成等进攻四川,明升投降了。过了几年,他又派傅友德为主帅,蓝玉、沐英为副帅,顾成为先锋官,率军30万从南京出发,远征云贵,民间称为“调北征南”“洪武平滇”。这是明初一次统一疆域的战争,30万大军当年就攻占了昆明,次年2月又攻下了大理,西南地区终于纳入了明朝的版图。

大明王朝有一种特殊的军事制度叫卫所军屯,这是具有创见性的、针对性极强的一项制度。我当年所在的云南若干村寨就是卫所制度的历史遗存,而这次到云山屯和本寨,我更感受到了当年的军事和政治策略的重要影响。云山屯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交通线,从这里可以抵达云南,抵达我当年从军住过的曲靖一带,所以它的军事防御作用处处可见,甚至店铺里都有着很独特的历史痕迹——它的柜台很高,因为它面对的不是一般的行人,而是马上骑士。这里还有作为防范措施的猫眼以及前后防备森严的寨门,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了六百年前往事的遗韵。

参观云山屯时,导游是个穿着古典服装的小姑娘,姓张,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她领着我们走过漫漫长街,一路耐心地讲述着。旁边有很多正在进行绘画写生的美术学院的学生,我过去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人告诉我,他们来自兰州。从大西北的兰州来到大西南,从戈壁大漠来到这山清水秀的云山屯,难怪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都进入

了美院年轻孩子们的视野里和画板中。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一棵李子树,上面结着小小的果子,还挂着一个牌子:“乱摘李子者罚钱100元,特此公告。果树人张,24年5月30号。”这分明是不久前给游人们的警示。谁写的这张有意思的公告?顺着斜坡走下去,在玉米叶子和屋檐的缝隙中,我看到低矮处有一个老人正在洗刷着什么。我信步走下台阶和老人攀谈,老人自称姓张,已经80岁了,几代人都住在这里。聊着聊着,我看见他家堂屋里一面墙的红纸上的字:“神圣一堂常赐福,祖宗百代永流芳。”这是竖写的大标题,字迹很清秀,和公告上的字几乎一样。旁边有小一些的字注明着“天地国亲师”,此外还有“天地盖载恩,日月照灵恩,国王水土恩,父母养育恩”。在这些字的旁边好像还供奉着很多先贤,比如说“四灵官将、和合二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四配十二哲、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张氏堂上、历代高僧、远近姻亲、考妣之神”等。香案上供奉着几瓶酒和米饭,这分明是一地地道道、具有浓郁传统气息的农家。看见堂屋的供奉,我想起了当年在黔南都匀,我们以中学生的身份在乡间农家进行助民劳动的时候,农家堂屋最显著的位置供奉的便是“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和现在张姓老人家堂屋里供奉的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这里把“天地君亲师”的“君”字替换成了“国”字——供奉依旧,字迹依旧,传统和民俗依旧。

门口左右门板的红纸上写的两个字也很有意思:一面是“胡帅”,一面是“秦军”。好像看有些疑惑,老人笑道:“‘胡帅’自然是尉迟恭,‘秦军’自然是秦琼,这是两个门神,我用红纸黑字代替了。”这真是一个快乐、幽默的老人。正聊

天时,他的老伴回来了,跟在她后面的正是刚才陪伴我们的小张导游,之前看我来到了这间农舍,估计因为时间紧张,她就去招呼另外一批游客了。此刻,她在老人面前开心地笑着叫“爷爷”,我才知道这张导游叫张婉云,张姓老人叫张荣昌,小娘娘原来是他的亲孙女,这个巧合让我我不禁笑了。祖孙共同在我们这些外地游客面前,表达出了浓浓的亲情。

我们和他们合影,背后的窗户上还有两行红字,“窗前游客好玩耍,室内老人百岁安”,横批是“老幼常安”。我关注到了张老人古宅的房号是云山村184号,下面还有一个蓝色的标志:信用户。数百年来,张家一代又一代就在这里驻守着,旁边邻居们的宅院已经空了。在这个屯堡里,据说仍有十几户人家居住,空宅不少,但烟火气依旧,生活气息浓郁。我还看到了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座姓氏人家的住宅,据说是上海设计师设计的,可见这云山古堡当年是相当繁华的,这堡里面的生意人很多,富户不少。而现在,主人们已经纷纷离去,在马帮走过的交通要道上,昔日的繁华变成了历史的烟云,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当年这座云山屯留给四周的巨大影响。

云山屯以东南两屯门为前后关口,里边的古民居建筑在街道两侧,有寨墙、街巷、碉楼、寨门,防御功能非常突出,后来屯军改民逐渐变为农商结合的村落。古屋、老汉、绿树、繁花之外,还有一个培训干部的大四合院,寨墙留着若干时代的痕迹,云山屯的确令人入迷。据说在清末时期为避战乱,这屯子里曾接纳过3万多人避难。2001年,国务院把它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它成为贵州唯一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的村寨,当时获得这个称号的,全中国也只有24个村寨;十二年前即2012年,还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第一批列入传统村落名录。

此行的另一个屯堡是本寨,本寨更是一个极具防御性的易守难攻的村落。在寨门上,有两行对联,上联是“六百年风云暗蕴,八千里星月可追”,字体遒劲有力,对本寨的历史进行了高度概括。本寨号称“石头上的江南”,巷道皆为“丁”或“七”字形,每面墙体都开有凸形的观察孔以及十字形的箭孔。碉楼耸立在民居之中,俯视远近,互为犄角,是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的防御建筑。本寨有首民谣:“石头的地面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碓窝石头的缸。”我们在本寨吃了一顿农家饭,在吃饭时,我果真见到晒在石墙上的石水缸,它如石槽般嵌入墙内,隐蔽而且方便,设计人之巧思可见一斑。和当地的作家们一起品尝贵州土菜,几个朋友中,有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会员,专门研究安顺的土语;有的是派出所所长,喜欢写古诗。他们聊起当年的先锋顾成将军的往事,以及两类屯堡人不同的生活形态,趣味横生——有的是骑马征战来的,昂首挺胸;有的是捆绑押解来的,垂头丧气,所以才传有“解手”之说。

在四知堂内,我们喝苦丁茶、吃松花糕,度过了半日的闲暇。我注意到本寨的楹联文化非常丰富,在四知堂内,我看到了“四知遗训家声远,三相流芳世泽长”;也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批格言古训,它们被两行红字所概括:“文化正在生长,历史仍在继续……”

两个古村落,一日快乐游。在安顺,在屯堡,我找到了答案,消解了我在云南从军时对四周移民村落的久远的疑惑。在与张荣昌老人短暂的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屯堡人的快乐、幽默,以及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几分固执的自信。

告别屯堡,告别云峰八寨,告别这灵秀的山川时,我想,历史有时候可能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又一步步地离我们远去的。

春天的嘉陵江边

□杨献平

谐与生机。和朋友们一起,在古城觥筹交错,眺望着傍晚时候的嘉陵江,蓦然觉得壮美开阔、缤纷灿烂。落日巨大而恢宏,西斜之时,对大地的普照更为热烈,光色万端,流光溢彩,使得宽阔的江面上如万千金丝铺排,在风的作用下,骤然繁乱,又瞬间柔顺。这天地交映的景色,宛若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梦境里的辉煌宫阙,一切似都是由虚无生发,进而变幻为实景的。随着风不均匀的力量在江面上不停摇曳,荡漾,水里庞杂的腥味儿跌宕至岸边之后,开始上升,如飞散不已的微生物与益生菌,迅速扑上人和草木之身,甚至连排的古建筑墙壁之中。

夜幕四起,远山只剩下轮廓,连绵、幽峻、深远。江水变黑,而周边的华灯一律落在其中之后,便有了喧哗之势、嘈杂之声。与朋友们登船,瞬间觉得身轻如燕。船舶慢行,黑黢黢的江面被犁开,一道道波纹身披灯光,如同一条条翻腾的锦鲤,在夜幕之中,欢快而又肥美。岸边川剧与歌舞各占码头,于开阔处临水婷婷,美轮美奂,笙箫管弦,悠扬婉转。与朋友聊起当年的杜甫,倘若他生在今朝,我等该是怎样的荣幸?倘若他和我们处同一时代,定当一改忧都孤愤,其诗歌也会亮丽沉雄、黄钟大吕。

这世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可再造的。相比杜甫,我等生于今日中国,当是荣幸与幸福的。坐下来,眺望泱泱江水,想起遥远的甘南与曲折的河道,若尔盖的湿地与草原,还有甘肃和陕西的黄土,以及广元的青山与滩涂。这水汇集了太多的地域及其水流,也运载了太多的时间、往事与历史。阆中远山之中,分明有“天人”落下闲的身影,在天地之间盘坐,俯仰万物奥秘,创制《太初历》、提出“浑天学说”、发明“通其率”,可谓神鬼之才能和智慧,动天地,利后

人,这种功德实在是叫人膜拜的。还有袁天罡、李淳风这两个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在今天的阆中依旧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关于他们的故事,传奇性与想象力兼具。

夜间的阆中,安静无声,一觉到晨光照窗,日色清晰、明亮,毫无杂质。再乘船入江到山重水复之处,水面如镜,质地光亮。辗转水道之后,到一处住宅区,舍船上岸,沿一条绿草茵茵的小路向上,便到了阆中水城。一座座别墅依山而建,面水又对着青山,建筑或圆润饱满,或精巧秀气,或端庄大方,或气势雄伟。其背后,还有诸多配套设施。这种与山水自然相得益彰、完美契合的建筑,是符合当代人居住要求的。在这个世界上,安居与美居是人生的第一要求和期盼,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处称心如意、可以安闲的宅院,那将是一种极美的享受。

浏览之间,只觉得美不胜收,也想在这样的地方有一套宅院,用来安顿自己的晚年与余生,这当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理想的身心安妥之所。在江边,可垂钓,可闲谈,可对茶发呆,可独自冥想,可其乐融融,可人间烟火。人生的诸多需求和趣味,在嘉陵江边完全可以实现。2019年在阆中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于此安居的想法,但当时由于各种生活的无奈,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几年后再次来,却发现阆中居然有了如此融合山水与现代生活的房子,不由得心里蠢动。向往美好生活是人之所愿,我们每个人都想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的这句话并非只是诗意的浪漫,而是对自我人生的一种精神激励和精准定义。

沿着嘉陵江,由阆中而向南充。“南充”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奇怪,查资料方才知道,这是古充国之地,位于嘉陵江中游。明代郭子章撰

写的《郡县释名》中说:“汉名充国县,取充实之义。盖当时民物富盛,故云。东汉析置南充国县,以其在充国之南也。”充国,这个名字也是好听。至凤仪湾的时候,已是下午。想想一路以来沿着嘉陵江的奔行,有一种确凿的“倒逆”之感,车子、道路、江岸和泱泱江水,两相比照,还是觉得江水更自在,更富有神意与流畅感。

这凤仪湾濒临嘉陵江,位于南充市高坪区江陵镇,是一个科技与传统相结合的新区。其中的中法农业科技园位于山冈与山冈之间,周边的山上,红艳的桃子已经成熟,有的落在树下厚草之间,有的滚落于小沟之中,我只觉得可惜。抬眼,四面的坡上,太多的桃树站立其中,青色的叶子密集而厚实。当地人说,这是黄桃,水分高,糖分也高,吃起来发脆,且有肉感。他进一步介绍说,这一带农人实施土地流转之后,以高效农业的方式,通过招工等使当地农人也参与其中,从而获得收益。这种规模型的种植与养殖,一方面减轻了农户单打独斗的经济风险与人力不够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将当地的农业集团化、规模化了。

农业园之中,最显眼的是番茄种植基地。说是种植,但已经脱离了土壤,更多地用现代科技的方式,以促使番茄生产成本降低,且品种繁多。参观的时候,我发现,番茄这种常见的食物,也有着漫长的驯化期。人的天性当中,对过分艳丽的事物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认为越是好看与漂亮的东西,往往越蕴含了致命的毒素,或者会消耗人、摧毁人。然而,番茄的天性似乎是温和的,对人和其他动物有着友善、亲切的基因,面对黄的、红的累累番茄,感恩的时候也觉得庆幸。

所谓“大道至简”“万物本原”,大抵如此,最

好的生长方式,恰如杜甫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像凤仪湾的湿地,群草起伏,昆虫遍地,玉米和向日葵随意而又天然地成长,高天阔地是它们的家园,清风和嘉陵江水是它们的养料与灌溉者。一切来源于自然这个大怀抱,又归于自然的怀抱,如老子《道德经》所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乘船入湿地,拨开水波,其中有诸多水面种植物。弯绕的芦苇阵列两岸,葳蕤之相令人感恩大地的慷慨。再行,忽见诸多建筑,楼房、别墅,皆邻水或被水环绕,嘉陵江滔滔不绝,一路润泽,也一路催发与生长。

站在山包上,忽然想起李商隐的“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杨慎的“嘉陵江水向西流,乱石惊滩夜未休”,还有元稹的“新政县前逢月夜,嘉陵江底看星辰”。几乎所有四川和入川的诗人,都对嘉陵江与南充之地发出过诗歌的赞美,这体现了一方地域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而这些正是最能够打动人,最能够诞生诗意的。古人称为“果州”的南充,亦是兴盛一时的“蜀都”,俨然是一块人间福地。

这是春天的嘉陵江和南充。川北之地,既有北方的刚直、爽快与重情重义,又兼具南方的温和、细腻与饱满多汁。这里是司马相如、陈寿、张澜、朱德、罗瑞卿等人的故乡,人文荟萃且带铁血气质,更具有非凡的开创力与“兼济天下”的胸襟。嘉陵江在其间泱泱流动,昼夜不息。

團結湖